

什么都没想

□墨牛



我每天醒在鸟声里。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,直到我醒来。

那只猫咪却只在意我什么时候起床,它自觉自愿地与我保持一致的行动。我坐起,它抬身;我双脚离床,它四肢着地;我走出房门,它奔向楼梯,总是急急的,像有什么大事要办。

是呢,有大事要办。露台上花开得这么好,我想去看看——

早上,下了一阵微雨。我给猫咪开了窗,它只是探了探身子,而后识趣地蹲在窗台上,隔着雨丝看着花,很深远地想着什么。我立在它边上,感觉自己不如它,我什么也没想……

今天,一朵月季开得碗口大,像一团火。枝头还有许多花苞,个个花萼饱胀、花蕾肥硕。若是一同开起花来,定是“繁”得不得了。那朵白白的栀子花粗粗大大,这等形容出自汪曾祺的《夏天》:栀子花粗粗大大,又香得掸都掸不开,于是为文雅人不取,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:“我就是这样香,香得痛痛快快,你们管得着吗!”——噯,读来真是痛快呀!以至于对着这朵花我就想笑。我把它剪下来,插在曾经装过桂花米酒的瓶子里,摆在鲁迅全集面前,大先生也一定深以为然吧。

露台上有三棵天竹,虽称之为“棵”,实则仅是“苗”,枝干细弱伶仃,也未曾结果。好在它们正攒着劲地长,新生铺陈出许多的嫩叶。去年我在安徽黟县参观古民居,几乎家家都有两三从天竹,有一家院子靠着屋角有一棵天竹,结了那么多果子,简直岂有此理!我驻足看了半天,已经走出门了,又回去看了一会儿。真是羡慕极了。

绣球一共有四棵。冬天,所有叶子由绿转黄、由黄变枯,最后全部掉落,只剩枝干一条一条顽强张开着。风和日暖后,枝条上的芽点开始生发,新叶舒展,现今已经密密实实。云南人称绣球为“粉团”,有民歌云“阿妹好像粉团花”,用绣球花来比拟少女。那么,再等上一些日子,会有一群少女凭栏起舞,热闹而美好……

我立在窗边,什么也没想。

石头上岸

□毛文文



那一年石头一头扎进
长满芦苇与风声的小河
春天岸边的花香铺满整条河流
蜻蜓点水,点翠绿音符
梦境和爱情沿着河流漂游

那一年水花溅起又凋谢
河底的石头在听春风的吟唱
在听河水上涨的吟唱
在听岸边花对叶子的吟唱
花朵掩映的蜜蜂
低低地飞过依偎的时光

那一年没人知道
我内心坐着的一块石头
没被冲动的流水带走
只是,有一次被一尾鱼触摸后
激动地跳上岸
成了河流拍打的护坡

涨潮

□张国安

此行的目的非常明显
向我站立的堤坝冲击
在小洋口风车无法辨识时间
时针、分针和秒针拥有同样的步伐

海上吹来的风,原地兀自旋转
内心的马匹又开始奔腾
牛车赶海,走在前面的人
总把背影,投放在泥泞中

明月浮沉再次擦拭人间
抹去昨天歪歪斜斜的字迹
把深藏心底的石头,悄悄
送上频频回首的堤岸



小满时节



马可波罗是牵牛

□马国福

牵牛花在竹篱笆上小心翼翼心地拓展它的帝国版图,它有一颗小心翼翼而又好奇不安分的心。藤蔓如同地质勘察队员手中柔软的测量皮尺,准确测量记录每天可能抵达的疆域。每天的路径都是不一样的,它们似乎擅长在夜里行军,万籁寂静,有一支部队趁着夜色掩护,餐风饮露,补充给养,从低处向高处,从窄处向宽处,从暗处向明处,甚至从夹缝里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。认准一条路走下去,从白天走到黑夜,从黑夜走向黎明。它既是一根筋,又是一股绳。

它们似乎又是运动健将,引体向上、立定跳远、单杠双杠体操、前空翻、后空翻等项目好像没有它们不会的。牵牛花很有耐力和定力,一个夏天它缠住一根绳子、电线杆最多能爬到几十米,真是令人惊叹,这等身手实在不凡。又(是)令人好奇地想:它的体内到底蕴藏着多少惊人的力量和勇气?它们的毅力完全可以和登上珠穆朗玛峰的8名英雄媲美啊。

我发现凡是藤蔓植物,都是植物界最优秀的作曲家,比如牵牛花、丝瓜、黄瓜、南瓜、豆角,它们在天幕中织网,如丝如麻,在凌乱的草叶空间里打底稿,谱写音符,一遍遍按照自身的乐理书写、修改、编辑五线谱,每个时节的音符都是不一样不雷同的。它们绿色的血液里与生俱来的探索精神注定它们是改革创新派,每年写出新的乐章,在广阔天地和逼仄的窗口、电线杆、篱笆、草垛、残垣断壁上排练演出一幕幕歌剧。

用体育健将、音乐家、探险家来命名牵牛花一样的藤本植物未免太狭隘,它们还是优秀的丝网版画家,在篱笆墙上旅行,画风自然不矫揉造作,强调原创的生命力,用心着好每一抹颜色,构好每一幅图,最有限的空间里探究多种生命的可能性。生命苦短,必须性感。岁月无常,必须会玩。它们的画风是学不来的,我就是我,不一样的烟火;我就是我,不一样的颜色。我就是我,不一样的风格。

如果用书法家来命名牵牛花,它们最不喜欢字体是楷体,但每一个书法家,在艺术的启蒙时期必先从楷体打好基础,然后进入隶书、草书、篆书。总有一款适合你,牵牛花最擅长的书体就是大写意的草书,甚至是狂草,直抒胸臆、我行我素、酣畅淋漓、恣意汪洋、狂放不羁,大痛快也!它的线条笔走龙蛇,在粗细变化转折顿挫中表达胸中山岳河流风云。

我们常说,什么时节开什么花。有时候错过时令的植物也会开花,如一个后进生,一直默默无闻承受着周围世界的冷落、嘲讽、讥笑,从不辩解也不回击,只是一点一点储蓄生命里微薄的那些光亮。等到所有的花儿出尽风头,繁花落去,从热闹的物候殿堂里谢幕退隐的时候,后进生们的春天正式来临了。在耀眼或者不耀眼的时候,在繁华落尽的高枝,甚至在一簇树叶的背后,寂然开了,那么惊心动魄!好像是对旧秩序的冒犯,对旧世界的控诉与脱离,划清界限,在众多生命黯然失色的世界,决绝地用一朵花在风中亮出自己的旗。这不是在虚构,冬天的时候,我在小区散步,看见过海棠树上零星开放的几簇花,甚是惊讶。它们不是在赶末班车,不由得想起看过的那部电影《放牛班的春天》,生存条件残酷,可生命的躯体里对春天的信仰不熄灭,哪怕在冬天,依然相信,春天会捎来一封书信,委托最寒冷的那缕风转交时间的圣旨:时辰已到,兀自盛开。欤此。

扯远了。
两年前的国庆节,我回过一次青海,老家的院子里爬满了牵牛花、毛金莲、月季花和各种菊花,这些花都是父亲亲手种的,父亲坐在院子里的沙发上抽烟,眼睛盯住花池里舞蹈的花,笑意荡漾在眼角,表情如刚考了高分被老师表扬过的学生,写满了满足和荣耀,很有成就感。那些交错纷繁的花花朵朵就是花池给父亲打出的高分。与其说是父亲在养花,不如说是花在养父亲。父亲76岁了,而花一直年轻,它们让父亲心态不老。

父亲把成熟后小铃铛一样的牵牛花的种子采下来,晾晒在阳台窗户温暖的空间里,等种子彻底干透后,让我带到南方去种。一把牵牛花种看起来不多,实际上有几百粒,那黑色的种子如眼睛,它们将更改户籍,迁徙到南方的土地花盆里,安家落户、安营扎寨,缔造自己的星辰大海。

我带了很多花种到了南通。气候的差异、土壤的差异、自然条件的变化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它们的基因。我们生命中所有美的源头都在自己的故乡,生命经验里最初最深切的美的记忆序列无不是出生地所赐。

春天的时候,我把花种分给了好几个朋友。我也在楼顶上的公共空间里买来竹篱笆、长方形木箱花盆种下了牵牛花。在神秘

的时节中,看一粒粒种子如何解密季节的恩典。它们服从泥土的律令,遵循二十四节气的秩序,从一把泥土出发,踏上长达10个多月的命运之旅。于我而言,它们自然成长的过程就是我参与并见证了它们生命艺术行为的过程,我从中体验生存的喜怒哀乐、风霜雪雨。

作家残雪说:在这个世界上,世俗生活犹如滚滚的车轮,碾碎一切。一个人,如果他要在面对世俗强权的威胁时仍然保持他内心领地的完整,他就只有不停地分裂自身,不停地进行高难度的灵魂操练,以使自身胜任在那片无疆的国土上坚持不懈探索的工作。

为了满足内心那种渴望,我不得不每天进行这种操练。我所做的,是发动内在的能量,去追寻那些早就消逝了的、古老的记忆。我凭本能感到,这种操练没法停止。从很久以来直到今天,我就为它而活着。

一个人,不论是否写作,只要他保持艺术的敏感性,其作为“人”的素质就会得到很好的提高。所以说,艺术是最为符合人性与人道的,艺术也是最具普遍意义的。人类对于美的梦想,其本质就是爱。

花做了一个粉红色的梦,梦见自己在鸟鸣声中醒来。朝开暮合的牵牛花是驻守小区的那些鸟儿的盟友。鸟儿很尽职,夏天的时候,它们4点多就开始拉练集合,用一声声沾着花香的歌声统领我们一天的走向。一年365天每天重复,等于只活了一天,若每天有细微的变化就等于活了365次。鸟儿在打更,牵牛花一秒一秒睁开眼,呼唤风理一理它那被夜色的车轴碾出褶皱的裙裾,把露水当作镜子,抿抿有些许干裂的嘴唇,计划一下今天的光阴,该如何给这世界着色?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不知道它们的时间计量单位是什么,一朵花盛开的速度或许就是它们的一生吧。它们是最有耐心的,碰壁受挫后一点不灰心,小心翼翼地柔软触须藤蔓向另一个方向延伸,寻找一根可安身立命长久依偎的绳子,一根可以借力攀缘的电线杆。攀壁而行,牵牛花是植物界最优秀的攀岩者。

每天都要和优秀而又美好的事物在一起。生了病的欧月在努力挣扎着铿锵开花,牵牛花如马可波罗一样探险,寻找它的诗和远方。蓝雪说它昨夜的梦境抵达了喜马拉雅。春天扦插成活的蔷薇练习着吐露心声,只有菖蒲脱离尘世,孤零零地在墙角修行。

鸟鸣如花绽放,牵牛花牢记清晨阳光的教诲,早起,用一点露水清洗白天落在它脸上舞蹈的尘埃。露水短暂的一生与牵牛花漫长的花期相比,一期一会,露水更令人珍重。朝开夕合,牵牛花的体内有一个物理时钟,植物们最有契约精神,何时开,何时闭合,它们都严格遵守自然律令,似乎从来不会越轨,打破常规秩序。偶有犯规者,倒也逆反在反季节的时空里,成就不一样的自我。

《瓦尔登湖》里有句话很好,我非常喜欢: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,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,是只能轻手轻脚才能保全的。我想,对于牵牛花一样的植物来说,它们最优美的品格是:自然、朴素、寂静、冒险果敢地打破传统,打破自己,敢于到高处去,到远处去。

当牵牛花的藤蔓面积大于它赖以生存的篱笆、墙面、电线杆时,它们似乎再也无法忍受自己安于现状的模样,于是他们像起义军一样集结,从不同的方位向高于篱笆、墙面的地方进军,在夜幕的掩护下,借助一股风的力量,交织攀附在一起,然后拧成一股绳,在最壮实的一根藤蔓的引导牵引下,踏上冒险之旅。能否顺利逾越高墙的军事堡垒,要等好的时机造化。我非常细致观察过楼上的牵牛花,它们拧成几股绳后爬到墙角,逾越军事分界线,奈何来一阵大风,它们刚刚匍匐前进到墙背后的藤蔓须子就被风吹回来,偏离方向,让它们几天几夜密谋的战略功亏一篑,徒劳一场。它们似乎毫不丧气,嗅觉和视觉像雷达一样灵敏的它们伺机寻找墙面附近是否有晾衣服、被子的绳子,就像情报员一样深藏不露,时机一到,抓住一切机会攥住晒衣的绳子,以螺旋状匍匐前进。

你不得不感慨这些柔韧的牵牛花简直就是一个自成体系,严密有序、作风精良的集团军。对胸有成竹的将军来说,没有打不赢的胜仗。这是气度,是自信,更是融入骨子里的那份优秀基因使然。

家里的阳台空间不够大,有限的空间养不了多少花木。而露天的大平台成全了一个俗人与自然保持私密关系,并参与植物生命梦想的美好实践。看似简单的养花种草,延续的是古老农业的秩序伦理。花开的样子,藏着一个幸福和喜悦的秘密,你抛下尘世的疲惫,来到它们身边,静静地凝视一会,你会顿觉轻松、喜悦、安静起来,是的,这些花木就是城市里治愈我们焦虑的最美安神妙药,可惜很多人都意识不到。